



澤被平庸

謝水南

「作育英才」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一大樂事。然而，由於人類的秉賦性情不同，資質分為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等多種層級，普天之下堪稱為「英才」者畢竟不多，大多數人皆屬於平庸無奇的凡夫俗子。

學校教育具有統整與分化雙重任務，但二者因學校等級的不同而占不同的比重。在國民中小學階段，統整重於分化。國民教育的主要任務在陶融民族情感，凝聚愛國意識，塑造現代公民；至於「作育英才」是高中以上學校的任務。換言之，「作育英才」是國民教育的「偶然」和「情份」，「澤被平庸」才是國民教育的「應然」和「本份」。然而揆之國民教

育的現實情況，似乎與上述推論相去甚遠：最明顯的現象是諸般教育制度（升學、編班、獎懲、競賽、評量制度等等）嚴重扭曲；各種教育資源（人力、設備、時間、經費等等）分配偏頗，儼然是英才教育的提早實施。更讓人憂心的是甚多的國民中小學校長和教師以「作育英才」為己任，視「澤被平庸」為迂腐。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每一個人須在各層面的生活中自行判斷與抉擇，因此須具備遂行公民之權利與義務的基本能力。所以受教育是一個現代國民不可讓渡的基本權利，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可推卸的義務，這是國民教育的本質，不容置疑與否定。或謂英才的貢獻較大，可以造福社會、蔚為國用。此種看法雖有道



理，然而若為造就少數英才而忽略甚或犧牲多數平庸學生的受教機會與教育品質則有失厚道與公平。構築廟堂固然須有杞梓美材以為棟樑，然而倘無樗櫟庸材充當楹柱、斗拱、屋椽、窗框等等何能成就華廈？況且後者的需求量十倍、百倍於前者。在一個分工合作的社會，彼此相互依存，其理甚明。尤其近代教育普及，民智大開，政治思想由「分權」(decentralization)而「平權」(coequality)，「專案體制」(Adhocracy)漸漸興盛，因情境的需要來延攬領袖，並在時過境遷之後辭退領袖。因此不再有通用的領袖，更少有永久的領袖。換言之，在高科技時代的專業化社會，「時勢造英雄」是正則、是常態，「英雄造時勢」是例外，而且此種機會會越來越少。此外，在民主開放的社會中，領袖的類別與人數越來越多，領袖的重要性依然有增無已，但是領袖的領導特質是從平凡中呈現偉大，不再強調天生偉大——天縱英明、超凡入聖。

綜合上述，可知未來的社會需要更多類型的人才，需要更大數量的人才。因此宜把傳統「作育英才」的觀念予以擴大——所有的學生都是英才，都值得造就，如此才能「澤被平庸」，才能體現國民教育的精神。

所謂「澤被平庸」其實就是實踐孔子二千五百多年前揭示的教育理想——「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欲實踐這個崇高的教育理想，我們須有下列體認和行動：

一、增強信心——相信每一個學生皆是可造之材，絕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零拒絕）。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曾說：「每一塊大理石都蘊含著一座美麗的雕像，只要我們將它外面積存的灰塵清除掉，它就呈現出來。」這是對教育工作者最富啟發性的勉勵。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曾勉勵我們：「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

之材。」即使身心殘障者，只要教養得法，依然可以使他們殘而不廢、障而無礙，成為自立自主的國民。我們要祛除「自我挫敗」(self-defeated)的消極心理。如果學生的學習成效欠佳，很可能是我們努力的程度不夠，或者是學識經驗不足，或所用教學方法欠佳，而不宜全部歸咎於學生的素質欠佳。

二、發揮愛心——國民教育是一種高奉獻低成就的工作，因此我們要以出世的精神從事入世的事業。身為教師要有聖哲般的懷抱、傳教士的犧牲和刻苦精神。所謂「教育愛」是一種不求報償、無條件的付出愛心給別人的子女。教師愛每一個學生，不管該生是否聰明可愛，有時因該生不聰明、不可愛反而付給他加倍的愛心。幼教之父福祿貝爾(F. W. Froebel)曾說：「教育之道無他，愛心與榜樣而已。」捨棄愛心，教師將淪為工匠，不再是藝師。

三、講求方法——俗語說：零的幾倍還是零。學生具有個別差異，故須講求教學方法，此即「因材施教」。捨棄「因材施教」，則「有教無類」只是一種空泛的口號。身處「高科技；低親密」(high tech; low touch)的時代，教師更須講求教法。今後我們欲提昇教學效能，不只要教得更辛勤，還要教得更精明。

教育是文化傳承與發揚的唯一途徑，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對下一代子孫之負責的表現。因此「澤被平庸」與「作育英才」一樣是國民教育的嚴肅課題。先總統蔣公曾昭示：「以個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朽之根基。」我們從事國民教育工作者，正是能達成這個偉大使命的人。讓我們同心協力，在「作育英才」之際，同時「澤被平庸」。願與全體國民中小學教師共勉。

(作者：本會主任)

